

论劳动何以成为“生活的乐趣”

石巧红, 罗建文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提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马克思从四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提出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并以“自由时间的支配”为依据。要想让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劳动者必须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必须按劳动者对社会价值的贡献大小来进行分配,必须提升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并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作用。

关键词:劳动;自由的生命表现;自由时间;生活的乐趣;人的类本质

中图分类号:C97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1-0090-09

马克思在1844年《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提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①在该书中,马克思对劳动生产活动如何反映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人的本质怎样通过劳动来体现,劳动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成为劳动者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表现并成为自己“生活的乐趣”,生产劳动中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类本质的确证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并针对劳动过程中生产商品的劳动者和消费产品的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关系以及人的类本质属性,从四个方面对“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进行了内涵分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要靠各行各业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对马克思这一论断进行深入阐释和分析,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 如何理解“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

(一) 深入了解其历史背景

詹姆斯·穆勒的代表性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他1811年结识大卫·李嘉图,并向

李嘉图请教和讨论有关经济学问题以后完成的。1817年,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出版问世,詹姆斯·穆勒对这本著作赞扬有加,称之为经济学的“杰出之作”。为了指导青年学生和初学者了解并掌握李嘉图的这本著作,詹姆斯·穆勒写了一本普及性、通识性的读物《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21年正式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以最为简单明了和抽象的形式复述了李嘉图的理论,但是他却依照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的模式,划分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提出应该把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就是所谓的四分法”^②。马克思早期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面对社会发展与经济利益的矛盾问题感觉束手无策,于是开始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马克思首先研究的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等人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他试图从这些著作中寻找困扰自己的“尴尬局面”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与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以及资本

收稿日期:2021-08-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YJA710026);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CX20210987)

作者简介:石巧红(1980—),女,湖南邵阳人,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②吕梁山,潘瑞:《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对劳动剥削的社会对立问题。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和马克思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利益困惑问题——当局的政治权力与社会民众的生活矛盾,促使马克思反思和清算自己原来关于黑格尔国家理性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信念,促成了马克思的政治态度转向现实的唯物主义,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当时社会的政治问题和现实问题上去,并清醒地认识到思辨和理性、良心和德性解决不了当时的政治和现实问题,只有从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入手才能找到解决“市民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法。1842年后,马克思开始着手研究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著作。他大量阅读并研究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和詹姆斯·穆勒等人的经济学著作,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对以往政治经济学家主要思想和观点进行分析批判的七篇《巴黎笔记》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1844年出版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这一评注性著作。这些评注性著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完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鸿篇巨著《资本论》的重要政治经济学基础,为马克思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指引无产阶级正确认识自己的悲催命运和历史使命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学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分析批判私有制生产方式与人的生存方式的重要内容。

(二) 准确解读其内涵本质

“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假设的是劳动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所需生产产品的被奴役劳动和谋生劳动,而是一种体现自由意志和个性的劳动。如果不具备这种理论假设就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深刻内涵。马克思指出:“我们彼此的价值就是我们彼此拥有的物品的价值。因此,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本身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某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①在商品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价值和意志都是通过劳动产品体现出来,虽然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没有自由意志和自由时间,但是他的劳动产品同样体现了他的主观

意志和主体性特征。劳动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关系以商品的价值为桥梁,通过等价交换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价值关系,这是理解商品生产过程中“彼此的价值”的第一个前提。另外,这里的人是一个现实的人,是在特定的劳动过程中进行产品生产的人,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现实的劳动者或消费者,是商品关系链条上的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和现实的人,并且是处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之下的现实的劳动者,而不是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所肯定的非现实的人。

马克思针对劳动过程中生产商品的劳动者和消费产品的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关系以及人的类本质属性,从四个方面对“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进行了内涵分析。

首先,马克思认为商品中物化了劳动者个性特征和主观意志的特有属性,这是分析劳动体现自我生命表现和主体属性的现实起点和逻辑起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②我的劳动产品物化了我的主观意志和个性特征,打上了我的主体性特征和个人意志的烙印,例如老实厚道的劳动者,他的产品中物化了他的淳朴和厚道等个性特征;精明能干的生产者,在他的劳动产品中就凝注着他的精巧心思和精湛技艺,甚至物化了他的主观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的主体性物化在商品之中,因而他们在生产和交换这些产品时,在直观的劳动产品形态上看到了“我”的劳动所“烙上”的自己的个性特质和“生命表现”,会感知到自己的价值和个性特征,就会有主观的欣慰和快乐。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会因劳动者在商品生产中所感知到的“乐趣”和欣慰而忘却。

其次,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创造的商品同时也是满足另一个人需要的客观存在物,这是体现彼此生命属性和本质的中介。“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①因为“我”的劳动产品“烙印”上了我的主观意志和个性特征,因而通过商品的交换,消费者在使用“我”的产品时,他一定会直接“感知”或体验到产品中“我”的个性特征和主观意志,这个特定商品是“我”的劳动产物,物化了我的个性的特征和人的本质。同时,通过消费者使用和消费我的劳动产品,他能感知得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他自己的需求,也就是创造了一种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通过商品的交换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价值关系,使得劳动者的个性特征和主体的本质属性得以实现。例如工艺师的工艺产品“烙印”上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和现实生活的认知——艺术想象力,当这个作品被购买者看中或认同时,表明劳动者——工艺师的主观意志和个性特征被另外一个人——消费者所认同和肯定了,也就满足了另外一个人的主观需要,这就是“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这也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以社会经济关系和产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历史观。所以,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出结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透过劳动生产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就可以看出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个人的特性,并得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的结论,这揭示了旧唯物主义的错误所在,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自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根本的历史观方法论。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生产关系来体现的,他人对“我”的本质属性的理解或对人的类本质属性的认知是从商品属性开始的。“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

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④因为商品的交换和使用有了“我”与“你”之间的交流和价值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商品就是中介物或联系的纽带。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关系中,因为消费者从商品的属性中感知或体验到商品生产者的主观属性——他人的社会属性,这个商品的生产者就是连接人的类本质属性与单个的个人的本质属性的中介人,从商品生产者身上看得到了消费者自己的本质特征和主体属性,因而商品是劳动者个性特征的镜子。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劳动者意识和体验到个人属性和主体价值对于他人的有用性和价值性,并通过商品交换在他人需求的满足中得以实现。所以马克思总结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商品生产者即劳动者与商品消费者之间是依靠这种联系的纽带才建立起资本主义的“中介”关系的,“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社会关系”^⑤。还是结合工艺师及其作品来分析,当工艺师的作品被消费者选中和肯定时,表明消费者对工艺师的主观属性和认知是接受和认同的,工艺师就成了消费者与人的类本质属性中的“中介人”,消费者意识和感觉到工艺师的主观认知属性对消费者自己和人类的主观属性和认知感觉的“补充”,从而工艺师的生活体验和主观认知被消费者的“思想”和消费者的“爱所证实”。

最后,马克思还分析了他人的生活需要是“我”的劳动的体现,“我”在满足他人的生活需要过程中体现了“我”的“生命表现”价值和“人的本质”的存在。“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体现和反映了人的本质和现实的人的社会性即人的类本质,并且是生产者与产品消费者之间的本质关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⑤《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的相互反映。因为劳动产品通过交换和消费环节以后,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人的本质属性相互体现出来了:第一,“我”的主体性特征和主观意志通过“我”的劳动烙印在“我”的劳动产品中,“我”的劳动产品体现了我“个人的生命表现”;第二,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也是具有自己主体性特征的自由个体,他在选择劳动产品时一定会选符合自己主体性意志的,这样生产者的主体性特征和创造意志在消费者身上得到了认同和认可,生产者会在产品的销售中“感受到个人的乐趣”,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产品的交换和消费中实现了各自主体性愿望和价值创造性的统一;第三,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商品的交换将彼此的价值关系和本质属性联系起来,劳动者将具有个性特征的产品交换给需要自己产品的消费者,他们彼此之间的主体性需要和生命表现都得到了满足和实现,交换的双方会因为交换的商品而体现彼此生命的需要和主体性意志,并成为“我们本质的镜子”。正如工艺师及其劳动产品,通过交换关系使消费者和工艺师实现了彼此之间的生命需要和主体性意志,工艺产品直接反映了“我们的真正本质”,是劳动者、消费者和人的类本质的中介物——“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

(三)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是其基本条件

马克思说:“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在我们的假定中出现的不同因素。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①这里所谓的“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的设想和预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是劳动者直接拥有生产资料,或者说在劳动者人格主体与劳动资料和劳动过程的物化主体相一致的生产方式中,这样条件下的劳动才是自己生命的自由体现。相反,在私人占有制的生产方式中,“我”的劳动是生命的外化,从事的劳动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生存所需生活资料才进行的被奴役劳动,因而是自己“生命的外化”,自己的本质属性通过外在的生活资料体现出来,因而不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更谈不上“生活的乐趣”。在资本主义

私人所有制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②。

要想使劳动成为自己个性特征的生命体现和生活的乐趣,劳动就必须在自己及其阶级的劳动者联合体内进行,劳动者必须是占有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体,这是“劳动成为我的自由生命的体现”的根本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因此,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③所谓“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是指劳动者将自己的认知意愿、思想意志、生活理念、精神追求等主体性特征通过劳动产品的物质形式映照出来,劳动者的主体属性通过劳动产品的物质形式烙印上自己的主观意图,因而是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即劳动者个人的生命形式通过劳动产品的物质载体反映出主体性特征,这样条件下的劳动才是“我”价值的体现,是劳动者的内涵物化在产品上的实现形式,是“我”的现实的真正财富。相反,在私有制生产劳动中,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体力和脑力的使用权让渡给雇主,换取自己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以致在劳动过程中自己的劳动及其成果与劳动者主体性特征及自己的自由意志相分离,劳动者被迫将自己的肉体 and 智力交给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者经受着肉体受折磨和精神遭摧残的痛苦,这样的劳动根本不是劳动者自我意志的体现,也不是劳动者自觉自愿的体力和脑力的付出,劳动“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是劳动者主体意志和人格本质的“自我损失”、生命体的无价值的消耗,也是劳动者——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我”的人格的“无权的表现”。

二 人“自由的生命表现”以其“自由时间的支配”为依据

(一)人的价值自由在自由时间和自由意志的统一中实现

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①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基本状况和人的类本质属性存在状况的分析,是资本对劳动者无情剥削的写照。这种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绝对不可能有人的自由意志存在,也不可能是有价值的生命表现。从事这种役畜式劳动不仅不可能体现人的属性,而且也无法确证自己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存在,这样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劳动创造幸福的可能。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被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所剥削,资本家以其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优势占据着对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全部权利的拥有优势,劳动者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的市场价格,而大量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家拥有了生产资料和剩余劳动产品并可以自由地支配和使用,因而其自由发展就有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自由时间。“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②劳动者只能获取必要劳动时间部分的价值创造物,自己的自由时间和剩余产品被资本家夺去,资本家的富裕生活和自由享受建立在牺牲大量工人的劳动创造物和自由时间的基础上,工人在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身

心疲惫、精神憔悴,根本无心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整个生活状况而进行反抗,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的人的尊严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会在这种反抗中显示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性的特点”^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保障着资本家高高在上地享受着工人劳动果实而无忧无虑地生活,这种不公平和不合理必然激起工人对生活的厌倦和愤怒。

(二)人类发展的前提以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基础

在私有制条件下,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和工人是没有自由时间的。“一方面,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过度劳动时间,受劳动奴役的时间——他们只是作为劳动能力存在和起作用的时间。另一方面,剩余劳动不仅在更多的价值中实现,而且在剩余产品中,即超出劳动阶级为维持自己本身的生存所需要和消费的产品量的产品剩余部分中实现。”^④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属性,“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可见,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⑤。工人对自由时间的拥有不可能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中实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关系下保障的只是资本家的时间自由。劳动者对自由时间的支配是劳动者体现自由意志和自由生命的根本标志,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时间”还包含劳动者的劳动付出必须是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劳动强度过大会摧残劳动者的生命力,不仅减少了人的自由时间支配,而且还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人的自由意志的内涵发展。“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21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6页。

力。”^①这样会导致劳动者劳动之后身心疲惫体能衰竭,不仅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不现实,劳动者的必要时间都会萎缩。所以,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带给劳动者的不是享受而是肉体与精神的折磨,这样的活动就不可能成为“自由的生命表现”,也就不可能成为人的发展的内涵和“生活的乐趣”,而只能让人在痛苦中挣扎。

(三)劳动者拥有生产劳动以外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劳动者解放的关键因素

劳动者解放指劳动者从压制劳动者主体性、能动性和积极性发挥的劳动制度和生产关系下解脱,从劳动的自然属性和实践方式来看,劳动者解放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密切相关,并且是呈负相关关系的。也就是说劳动者解放程度越大,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强度和体力脑力的付出程度越小,劳动者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用发挥的程度就越大,劳动者的主观意愿和主体性发挥就越充分,他的本质属性的体现也就越真实。相反,劳动者解放程度越小,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强度和体力脑力的付出程度就越大,劳动者主观意愿的发挥和人的本质的规定性的体现就会越受到限制,劳动者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用发挥的程度就越低,人的本质和能力发展就越差。“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在一些服从工厂法的行业中,由于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和一个人要看管的工作机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费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缩短保持应有的比例,劳动者还算是赢家。如果超出这个限度,他在一种形式下所得到的就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丧失掉,于是10小时劳动就可能与以前12小时劳动同样有害。工人争取提高工资以使之同劳动强度的提高相适应,从而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这不过是抑制他的劳动的跌价,防止他的种族的退化罢了。”^②衡量劳动者解放程度的根本标志就是劳动者主体意志的发挥程度和劳动者自由时间的支配程度,这是

劳动者个人价值的真实体现和生活内涵的根本体现。劳动者除获得劳动报酬以外所自由支配的时间和自身生命能力的自由程度是劳动者解放的根本标志,也是马克思所定义的“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实质性内涵。

三 如何让劳动成为“自由的生命表现”和“生活的乐趣”

将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时间和自由时间到劳动成为人“自由生命的表现”及“生活的乐趣”的过程,是让人的劳动真正体现自己的自由生命内涵和主体性价值的过程。劳动者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与他人分享劳动成果,从而实现自己的快乐。“每个人都通过他人的媒介与类之间相联系,每个人都意识到和感觉到他人是自己本质的补充,是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他人的肯定和承认,通过‘你的思想和你的爱’(《穆勒评注》,第37页)而得到了自我的肯定与自我认同;我在自己的生命表现中直接创造了他人的生命表现,我在我个人的活动中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③。让劳动者实现人格的主体性与生产资料的主体性、劳动过程的主体性、劳动成果的主体性和劳动关系的主体性的完美结合,劳动者的价值创造不再是自己创造物的异化对象,而是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实质性所在,这样劳动创造幸福的美好愿望才能达成现实^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劳动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价值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历史主题^⑤。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主题有着不同的内涵特征和时代价值,但是,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和自由生命的内涵,通过劳动解放和劳动价值创造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依据马克思的科学设想和论证思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和生产方式,笔者认为,要想让劳动成为劳动者的“自由的生命表现”,并且成为劳动者的“生活的乐趣”,就必须具备以下必要的条件。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③吕梁山,潘瑞:《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④唐鑑,刘华:《新中国劳动关系70年:发展、变革和迭代》,《求索》2020年第3期。

⑤丁晓强:《恩格斯以劳动为中心思想对唯物史观的贡献和现实意义》,《湖湘论坛》2020年第5期。

(一)劳动者必须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的主人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着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只有劳动者拥有了生产资料,才能真正让自己的人格主体与劳动资料主体、劳动过程主体、劳动产品主体和劳动关系主体高度一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我”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财富不仅属于“我”自己,也属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劳动者联合体共同拥有,既是劳动者生命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延续的体现,也是其生命内涵的自由展示和外在物化,而不是外在的雇佣生产方式的异化强加。“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①。如果不是劳动资料的主体就不是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的主体,就会形成劳动的异化,使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将自己异化为劳动成果的奴隶和物品的附属物,从而丧失自己作为人的类本质属性的主体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只有劳动者主体和劳动者联合体共同占有了生产资料,“人在一定意义上才能最终地脱离动物界”,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单纯物质关系的掠夺和竞争,消除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和动物习性,最终消除人与人之间不能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共享劳动成果的社会根源和文明因素,“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②。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结合以及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和分配将完全听从劳动者的意愿和支配,劳动不再是外在的强加因素了,而是自己价值和主体性的自由表现,劳动者的主观意愿可以在劳动创造活动中充分体现。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联合体拥有就具备了这个前提。这是劳动者的劳动成为自由生命的内涵和价值创造的真谛所在,也是让劳动作为人的主体性活动和自由生命表现的必要前提。

(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是平等合作的分工关系

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除了体现在劳动关系中人的本质属性外,还体现在劳动过程中人的价值尊严的彰显和主体性的激活上。如果一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在劳动过程中得不到尊重,人格尊严和个性特征得不到正视,他的劳动是在别人的役使下进行,他的“生命表现”是在别人无形的鞭子下呈现,这样的劳动是没有自由的“生命表现”,是劳动者自然生命的折损和消耗,毫无“人的本质的存在”和人生价值可言,更谈不上“生活的乐趣”。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中,劳动者成了社会生活和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劳动者成了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尊重劳动者的创造价值和历史贡献是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始终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重要作用。”^③我们劳动者的“生命表现”完全是在自由自主的意志体现和主体性发挥中实现的,已经具备了“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必要条件,人们的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虽然还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所制约的因素,但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乐趣”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基础已经具备。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劳动者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不断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体的前提下,“健全劳动法律法规体系,为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切实维护和保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断改善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不断提升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④,让劳动者的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是完全可能的。

(三)必须按劳动者对社会价值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4—815页。

③习近平:《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④习近平:《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强调了劳动生产活动的运作过程及其劳动成果分配的应有正义,这是保障人的生命意义和创造性价值得以合理实现的制度设计和根本前提。马克思在这一制度设计中,在着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私人雇佣劳动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以社会生产高度发展为前提、以公有制或者劳动者共同体所有制为制度保障、以劳动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理想社会的分配制度是“劳动者实现自由意志和人的类本质特征的分配正义原则”^①。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主体性特征在自然世界的反映,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②。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增量和劳动的全部成果只能“公平”地给资本家,劳动产品成了奴役工人的特殊权利或者叫异化于劳动者的商品。劳动者创造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③。这是劳动者受剥削和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不摘除这个“毒瘤的病灶”就不可能消除劳动者被异化为商品奴隶的病症现象,劳动者的个人特性和生命的价值意义就完全被湮灭在商品的奴役性生产中,也就不可能实现劳动者“自由的生命表现”,更不可能有“生活的乐趣”了。

因此,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正义性分配原则进行劳动成果的分配,才能体现出劳动者的主体性价值和个性特征,才能实现劳动者的价值创造过程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才能转化为自己“生活的乐趣”。这个原则就是既要以促进社会生产方式进步为基本原则,让劳动者拥有自由时间和空间,也要让劳动者占有全部劳动的社会财富和价值,并合理分配。只有不断扩大“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④,不断完善劳动成果分享机制,“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使广大劳动者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更有效的举措不断推进共同富裕”^⑤,才能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成为“生活的

乐趣”的目的。

(四) 必须提升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并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作用

劳动者的主体性是人在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中的积极状态和能动作用的体现,反映在劳动者主观能动性是否充分而全面地调动,劳动者在生产社会财富时其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否得到全面的释放和充分激活,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以及主体性作用是否得以全面实现,个人的奋斗付出和自由的生命价值是否被社会所肯定和认同等方面。这是人同动物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根本不同,因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志的对象”^⑥。马克思对人的劳动创造活动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人的这种具有自由意志和类本质特性的创造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异化劳动”把劳动的这种主体性关系“颠倒过来”了,“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⑦。

只有提升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并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体性作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被动性和奴役性才能被自己的自由的“生命表现”所取代,劳动者的人格主体与劳动过程主体、劳动关系主体、劳动成果主体才能完美结合,“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转化为“生活的乐趣”才能成为现实可能,“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⑧。劳动者的劳动才不再是外在的强加行为,劳动的过程和成果不再是自己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的价值性通过产品或成果的交换而被社会认同和肯定,“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才会从马克思的科学论证中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正如革

①姚文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意义内涵与实现》,《云梦学刊》2019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5页。

⑤习近平:《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5页。

命导师列宁所总结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劳动方式和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让劳动者主体地位和主体性作用真正回归劳动者的“自由的生命表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产阶级私利的奴隶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①。

结语

马克思指出:劳动解放就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②。劳动者应该享有劳动平等、获得劳动所得、受到尊重和保护的权利,这些应该与其劳动的付出和义务是对等的。劳动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永恒主题,劳动解放就是要让劳动者获得体面劳动和有尊严的生活状态。美好生活是每个人追求的梦想,也是每个人希望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状态,这是马克思的“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现实生活中的映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劳动方式中,人的本质和自由意志才能充分实现,也只有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

的生产劳动和创新性劳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个人美好生活的实现才有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有的基本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③“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我们应高度重视劳动者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价值创造性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加强劳动者的自身素质建设,鼓励辛勤劳动、增强致富本领,全社会都要“用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鞭策自己,焕发劳动热情,厚植工匠文化,恪守职业道德,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④。既要让劳动者的主体意志和自由意愿在劳动和价值创造活动中充分体现,又要让劳动成为自己的自由生命的内涵和实质性内容,而不是外在的强迫和抑制。只有这样才能培育高贵的劳动品格,培养高效的劳动技能,养成高尚的劳动情怀,打造高素质的劳动队伍,让劳动者的“自由的生命表现”成为自己真正的“生活的乐趣”,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获得不竭的动力源泉,让14亿人口走向共同富裕成为可能。

On Why Labor Becomes “the Pleasure of Life”

SHI Qiao-hong & LUO Jian-we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that “my labor is the expression of free life, so it is the pleasure of life” was put forward by Marx in *A Summary on James Miller's Political Economics Principles* in 1844. Marx analyzed its connotation from four aspects, and put forward that labor is the expression of free life an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domination of free time. In order to make labor a “pleasure of life”, workers must be the masters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ly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They must be equal and cooperative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they must b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creation of social values, and they must enhance their subjective statu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subjective role.

Key words: labor; the expression of free life; free time; the pleasure of life; human's species essence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2页。

③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④习近平:《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